

## 一張白紙，一種單純

中五禮班 黃偉森

一張可以畫上，也可以擦去的白紙。

一種單純，可以抹去，卻難以尋回。

晨紗漸漸掠起，繚繞著，盤旋著，猶如一縷縷輕煙裊裊升起，容讓金色的陽光透過枝葉的縫隙，灑落在那張白紙上，印滿著隨風搖曳的粼粼光斑。窗邊流進的那清泉般的曦光，讓我感受到清晨的那份寧靜淡雅。這彷彿是朝暾給我的旨意，也是那一張白紙的草稿。

晨霧的背後，總是給人無限的遐想，有人看見的是綠樹的綽約風姿，有人看見的是蔭綠的山谷，有人更看見了是一群身著綠裝仙女在翩翩起舞。而對我而言，晨霧背後是那無形的風的藏身之地——初晨那濕潤的風輕輕地掃著，從窗外穿進來，微微地摩挲一切，又悄悄地跑回晨霧中，消失地無隱無蹤。

也許，在未知的領域裡，我們的想像力是多麼的無邊無際，多麼的天真爛漫，多麼的單純。在一張白紙上，我們可以任意地揮灑自如，勾勒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就好像萊特兄弟想和蝴蝶一樣在天空上自由翱翔，翩翩起舞，最終製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動力飛機。又好像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一樣。他們都是富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也許當時他們的這些想法總會被旁人所嘲笑和譏諷，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不符合現實，可是他們手中的白紙卻牽引著他們邁向化夢想為現實，化不能為能。這個社會正是由於這類白紙的存在，才能不斷日新月異，瞬息萬變，才能在單純中找到了背後複雜的各種原理。單純思想的背後原來能找到許多複雜。

然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仿佛科技上已經到達了瓶頸位，一切的想像力都被複雜的科學理論所限制，例如時光旅行是違反因果論，永動機又違反了熱力學第一定律。我們一切單純的想像，在這個時代好像已經被縱橫交錯，錯綜複雜的各種科學定理所限制住，困在難以逃逸的結界裡。一張白紙放在我面前，我卻不敢隨意下筆。也許是我想的太複雜了嗎？不，只是我不把不可能放入可能裡罷了。

當初瓦特在發明蒸汽機前，由於他的祖母過於急躁，總是責罵瓦特玩水壺，可是水蒸汽推動壺蓋跳動的物理現象，不正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認識源泉嗎？然而祖母的話險些挫傷了瓦特的自尊心和探究科學知識的精神，差點成為了瓦特白紙作品的阻礙。然而如今阻礙想像的並不是被旁人所貽笑，真正阻礙的是上一世紀留下來的草稿，種種的科學定律讓我們不敢輕易擦去，也不敢輕易照著自己的意念去嘗試，不敢忽視這些草稿，畫出屬於自己的新一頁。

基於草稿的存在，一張白紙上，添上新色彩的人愈來愈少，而敢於下筆的卻又基於無法承受這種破舊立新的壓力而無奈地擦去屬於自己的作品。一切都是這麼可悲，都是這麼無可奈何。

那幽藍的天幕上，不見明月也不見星，可是這種無邊無垠的藍黑，有一種神秘而深邃的感覺。讓人想伸手觸碰可又畏於那漆黑的背後。漆黑的背後，也許是烏雲低低地沉著，帶著那讓人窒息的壓力。也許也是那單調的空虛，那虛浮的思緒。而我，妄想從那黑幕中找到一顆閃爍的星，哪怕一顆也好。不知為何，複雜思想中卻難以找到那一絲的單純。

也許，以前我們從單純中找到複雜，並不容易，然而如今想要從複雜找回單純，難如登天，猶如大海撈針。難道單純和複雜不能共存嗎？

一張白紙，只有畫上和擦去嗎？其實一張白紙有兩面，我們可以一邊畫滿複雜的草稿，另一邊揮灑自如，也省略了擦去的步驟，可往往我們總是凝視著那個撲朔迷離的草稿，不懂得伸手去翻轉那張白紙，那個新的世界。

在如今這個社會，手握一張雙面的紙才能應對時代的改變。這張雙面的紙，讓我們運用單純的想像力，複雜的思想去找出嶄新的明天。而這次的複雜，不是那份草稿，而是自己的新看法。

單純，總是被人誤解為不理世事，可是真正的單純是經歷了複雜的世事後，還能保持著最初的那份想像力和初心，這才是真正的單純。

一張白紙，有兩面，可以複雜參著單純，也可以兩面都是單純，也可以兩面都是複雜，視乎如何選擇。

而我，會選擇擦去那拘束自我的草稿，在紙上行雲流水地描繪出別具一格的作品。

而我，也會從雙面白紙中繪上一面抹不走的單純，畫上一面單純地複雜。